的詮釋，當我們面對註解家那麼多的詮釋系統時，其實先不必去追問那個詮釋系統更接近龍樹的原意，因為那往往難以獲得確切的答案，比較有意義的工作反而是透過解釋學的還原，來理解不同詮釋系統之間的差異是如何形成的。

吉藏與印順法師的科判彼此有所出入，這些科判是嘗試去組織一個章節的義理結構，這種組織化乃是詮釋者在「共業慧」與「自業慧」之下的努力成果，它是「詮釋」而非「發現」。當然，依著某一科判來讀《中論》，初開始時會覺得相當方便，但終究還是要擺脫這些科判，自己直接面對文本，看看自己是否能再讀出一些其他的意思，這點很重要。

【心田四季】

領執的省思

釋自虔

「領執」是修行的重大課題，從入僧團的第一天起，領一份執事就肯定自己的身分——身歸常住，死歸塔。從入眾而隨眾至領眾，一切學習、成長都在其中。

每一位行者，無不從執事中實現佛陀的本懷，更在其中安住了自己的身心。所謂「執事以盡心為有功」，我們可以從祖師大德的行徑，看到他們如何透過執事成就自己

的道業。正因為如此，自己領執時一直自我期勉：盡力遵從師長的教誨，在動靜中，看到無始的習氣，有量等虛空的心胸，以無上的慈忍來看待世間的有情、無情。這理則只要自己領執一天，乃至生命存在一天，就會努力一天。

做執事雖在「成事」，但更重要的是「成人」，而在我的領執經驗裡卻常有「成事不難，成人艱難」的苦感，要在簡易的日常瑣事中完成佛法，實在不容易。

每次受挫時，心中不免顫動叫喊：「何苦來哉？」一回首面對菩薩慈悲法相、佛陀甚深法典，我又會反問自己：「所為何來？」善念與惡念經常交戰著，我思忖：現前當下這一念不正是成人、成事與否的起始點嗎？善與非善本無止境，就憑內在這顆領執的真正存心。

（繪圖：釋自顯）